



域外著名华文女作家散文自选集

冰心题



爱情的年龄

〔瑞士〕赵淑侠



域外著名华文女作家散文自选集

冰心题 

爱情的年龄

〔瑞士〕 赵淑侠 著

(陕)新登字 001 号 陕版出图字 25—1995—125 号

《域外著名华文女作家散文自选集》丛书

名誉主编 冰 心
执行主编 周 明 李沙铃
责任编辑 何大凡 李向晨
责任校对 冯小雯
封面设计 侣哲峰
内文设计 徐秦生
封面题字 冰 心

域外著名华文女作家散文自选集

爱情的年龄 赵淑侠 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 131 号)

新华书店经销 汉中地区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1.5 印张 6 插页 227 千字

1996 年 3 月第 1 版 199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0

ISBN 7—224—03966—7/1 • 906

定价: 13.80 元

版权所有 盗印必究

序

我的远祖源自山东省齐河县，即是《老残游记》中描写的，那个年年受黄河泛滥灾害的地方。

由于连年灾荒，生活艰困，身为佃农的祖先便忍痛远离故乡，到山海关外的陌生世界里去开创新天地。勤奋是可以致富的，他们以不畏难的精神，用血与汗去与天争，除荆斩棘，翻土播种，终于获取成果，得以生存、定居。因此我的故乡是黑龙江。

祖父瑞卿公是个英明果断胸怀大志的人，虽以劳力换取了丰衣足食，却不以为满足，他认为智慧与学养，也是作为一个优秀的人必不可少的条件，所以，把他的三个儿子，伯父、父亲和叔父，都送到学校里去读书。

父亲在北京法政大学毕业后返乡服务，与就读哈尔滨医专的母亲成婚，九一八事变发生，日本人迫害知识分子，他们双双逃到北京，这是我为什么在北京出生的原因。

在北京的幼儿时代是温馨可爱的，但七七事变的枪声震

碎了我的无忧世界，我童稚的心灵初次尝到国破家亡和逃难的滋味。我们在前面逃，日本侵略者在后面赶，直逃到四川重庆才停住脚。

抗战时期物资缺乏，我家住在市郊的小镇沙坪坝，孩子们既无玩具也无今天的所谓“儿童读物”，我的最有趣的“游戏”便是蹲到书店的摆书的大桌子下看白书。我那时看书不知选择也不懂好坏，从张恨水到莎士比亚一概翻开就看，而最喜欢的是剧本，曹禺、郭沫若、吴祖光的剧本曾一本不漏的读过，以至最早梦想过当演员，后来看了张恨水的《春明外史》很受感动，认为不如当记者，最后又觉得还是诗人最潇洒，何不写诗？在四川由童年到少年期那七八年，我便是这么懵懵懂懂的做着白日梦过去的。以写作作为终生职业的念头，可说从那时就萌生了。

抗战胜利，新的战火又起，故乡正在进行土改，亲属四散，我家在沈阳住了一年，我在那儿读了一年中学，再往南方，在南京过了一年动荡不安的生活，又随人潮渡过海峡，到达台湾。在台湾，我走过彷徨的少年期，长大成人。我很早便开始了自食其力的职业妇女生涯，做过电台播音员、编辑、银行职员等等，直到一九六〇年远赴巴黎研习设计美术。连我自己事先也没料到，会转到瑞士来学习，在瑞士成了领有执照的美术设计师。

原以为艺术与文学在我心里占有同等的地位，当我真正从事美术设计的工作时，才体会到，文学对于我是流在血里的东西，永远不可能相忘，就像过去那些年从来不曾忘记过

一样。

事实上，不管我在从事哪种职业，从没放弃过在工余时试着写作。到欧洲的最初几年，我仍是个业余写作者，通常是写些游记，寄到台北一个叫《自由谈》的杂志上发表。

我真正不间断的专业写作，是自一九七三年起始。那年二月，我初次回到离开了十几年的台湾，发现景物人物均已全非，非得几乎连原来的自己也找不到了，震撼之大，感触之深，引我很自然的深思起一个问题：那么多炎黄子孙寄身异域，到底是基于何种因素？付的是什么代价？他们对故国故园的感情是怎样的？

于是，回到欧洲我便开始振笔疾书，写出了一连串的短篇小说、长篇小说、散文之类。我的作品在台湾、香港、新加坡和美国、欧洲的中文报章杂志上发表，到今天结集成书的共二十几本，其中若干有台湾和大陆的不同版本。由于我的作品很真实的反映了海外华人的心态，也就很引起海外华人读者的共鸣，在过去二十年间，曾多次应邀到不同的国家，为华侨和留学生团体做演讲或开座谈会。

瑞士是世界上最求好心切、讲规律好清洁的国家，人民勤快的程度令人吃惊，在这儿做个家庭主妇自然不是轻松的事。

人在他乡，便要能够做到入乡随俗。这方面，我做过很大的努力。我的目标是打破藩篱，从“外国人”的小圈子走出去，进入人群。

孩子们小的时候，我总是清晨五点即起，一杯咖啡下肚，

提笔就写，他们起床前已写了两个小时，白天一整天带孩子、采买、打扫、做家务，晚上还要熬夜写上一阵。近几年来，由于健康关系，不敢起早贪黑的赶了，出产量已减低，追求的是质的提升和打入西方文坛。

很坦白的说，作为一个长居海外的中国作家，处境是很尴尬，心情是很寂寞的。明明是生活在西方人群中，却没有一个西方人弄得清你在做什么：也许他们知道你是个写文章的，可是谁又认识中文字？你明明是做文学工作的，偏偏当地的一切文化活动都没你的份，他们看你就是个普通的外国人，文艺圈里没你的立足地，你嘛，写了文章只好往中国寄。写文章给自己的同胞读原是我的目标，千愿万愿，绝无所怨，但是我拿的是瑞士的护照，将一生住在这个国家，而他们不能读我的作品，不把我当作家看待，这该是何等的孤绝和寂寞？因而我对自己说，必得设法打开这种苦闷的局面。

西方人对中国文坛是陌生的，投注的关怀也是有限的，除了极少数专门研究中国文学的汉学家之外，可说根本缺乏兴趣。在这种情形下，一个孤单奋斗的“外国”作家，虽有打开局面的决心，实际上是难得不知从何着手。

但是，我终于走通了一些路，如今是瑞士全国作协的会员，我居住的这个叫“温特突”的城的作协会员、国际笔会瑞士笔会中心的会员，瑞士亚洲文化研究会和德国柏林市作家协会以及一些与文学相关团体的会员。在这些组织里，我不单是唯一的华裔，也是唯一肤色不同的“外国”人，每当开会，坐在一群黄发碧眼群中，显得十分特出。反对的声音

当然是有的，但更多的是友善的支持和热情的接待，在一些西方文坛人士的眼睛里，我这个中国人是直爽宽厚不要心机的，认为可以交朋友，也正因此我才能够进入他们的圈子。

一九八七年初，我的第一本翻成德语的短篇小说集《梦痕》(Traums Twren)，在西德出版，因为内容描写的全是海外华人的遭遇和感情、寄居他乡的寂寞、日常生活中的困难，使西方读者初次注意到，原来这些移民来的中国人的生活和心理，并不似他们想象的那么单纯，在丰衣足食之外还有精神的需求、家国之思和因西方社会对华人歧视而衍生的困扰。这使他们很出乎意外，立即引起广泛的注意，瑞士的几家大报都有评论和介绍，记者来采访、电视来做专题记录影片，许多文化团体来邀请我做演讲。自从《梦痕》出版后，在西德和瑞士，我至少做过二十场以上的演讲。通常的情形是：从主持人到听众全部是西方人，只有我这个主讲人是东方人——中国人。

起始时，我对这种情形颇不习惯，心理上有一种特别孤单的感觉，但两三次演讲下来之后，便完全习惯了，而且很乐于接受这个任务，因为，这是使西方人认识中国和沟通中西文化的好机会，西方文化界的朋友肯于连续邀请我这个中国作家或演讲或座谈，与其说是我本身的光荣，倒不如说是一个中国人的光荣，能使中国人光耀的事我都愿意做，所以，在生活极度忙碌而体力又不胜负荷的情况下，我仍在竭尽所能。

那年的新年刚过，瑞士的大报之一《城区新闻报》(Der

Landbote) 用十九天的时间连载我的中篇小说《翡翠戒指》(Der Jadering)。瑞士的一家出版社在一九八八年为我出版了第二本德文小说。长篇小说《我们的歌》德文译本, 将于今年底在德国出版。这是我在西方文坛中一点小小的收获, 写作生涯的新里程碑。

我于一九四九年离开大陆, 碍于种种的原因, 三十多年来不敢踏上故土一步, 然而, 思乡之情是无法按捺的。一九八二年的初夏, 我终于不顾舆论和可能遭遇到的困难, 重新回到生长的地方。三十余年的长离别, 魂牵梦萦的旧家园, 给我的震撼是锥心刺骨的, 我流着眼泪归来, 带着悲怆离去, 我问自己, 我还会再来吗? 我不如死心踏地的做个异乡人吧!

我做不成那个死心踏地的异乡人, 中国大地上的美丽江山、辛勤善良的同胞, 童年和少年时的点点滴滴都在召唤我, 我到底是从这块土地上来的, 要遗忘也不可能。一九八六年春天, 我又怀着兴奋的心情, 飞过千山万水携儿带女, 回到故乡。这次是应作协和友谊出版公司的正式邀请, 他们热情的接待我, 陪我去东北、去苏杭、去南京上海, 参观古迹, 登万里长城。距上次归国仅四年之差, 我发现人民生活在大幅改善, 物资丰富了, 社会繁荣了, 人们的脸上有了真正的笑容。我想这应该归功于一连串的改革与开放的措施。一九八八年又应故乡黑龙江的邀请归国, 看到了魂牵梦萦的黑龙江, 一偿多年宿愿。

写作是我的终生事业, 虽然健康状况和参与各类文化活动, 迫使我无法像以往那样勤快的写, 但这只笔是永远不会

停下来的。五年前我变换题材，写了一本历史小说。这本小说曾经令文友和读者们略感意外，觉得太不像我一向的文风。因为，这本书的女主角是清朝末年的第一名女人赛金花，内容是以那个腐败的时代为经，以她个人的遭遇为纬，讨论当时的女性地位，暴露娼妓存在和纳妾制度的非人性，社会的不平等，以及庚子之后等等。

为了这部小说，光是找资料一项就费去我许多时间，在德国和瑞士找了一大叠外文资料，在台湾和大陆找了许多中文资料，那次回国到苏州，第一个目标就是要看赛金花的故居。先是到柏林原来的满清使馆遗址，就跑了两趟，功夫确用了不少。《赛金花》出版后曾长期畅销，并拍成了电视连续剧，对我算是新的鼓励。

一九九一新年迭始，当今知名度最高的女作家三毛，忽然自杀身亡，引起文坛震惊，报上连续出现分析其轻生的原因？我亦不免为此深思，而写了一连串分析“文学女人”，及两性关系、爱情、婚姻等等问题的散文、杂文，使我近年来阅读的佛学和心理学书籍，也多少有了一点用武之地。由此文坛多了个“文学女人”的名词。

欧洲原是华文文学的沙漠，近些年来华裔移民增多，华文作家也相对的多起来，但都是闭门耕耘，各写各的，并没有以文会友的机会。基于这种情形，由我联络一些文友，大家热心奔走，欧洲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全欧洲性的华文文学组织：“欧洲华文作家协会”，于一九九一年三月在巴黎成立。承文友们的信任、推选我为首任会长。三年来我们做出许多成

绩，会员也越来越多。但相对的，因为对作协与会友们的爱护，往常要分出时间料理“公务”。每次集会，只这筹募经费一项，就够我伤神的，对我个人的写作，当然不可避免的，多少会造成一些不利影响。可是我至今无怨无悔，能在海外为中华文化尽一份力，是我的心愿。

一九九四年的十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与武汉的华中师范大学，联合举办了“赵淑侠作品国际研讨会”，出席了甚多有分量的学者和文艺界人士，会议开了四天，承大家的嘉许美誉，使我愧不敢当。事实上我自觉还不够资格被开会讨论，因为深心里最想写的作品还未写出。

也许由于多年来创作生涯的疲惫，竟常常会产生一种倦怠感，若要问我目前最渴望的是什么？回答是：远离一切绚烂繁华，静悄悄的，过读书、听音乐、旅行、随兴所致写点人生哲理之类的小品、半隐居式的私人生活。陶渊明说：“田园将芜兮，胡不归。”我无一分一毫的陇亩可耕，我想回归的，是心灵的田园。

一九九五年五月二十七日于瑞士



趙玲霞



目 录

文学女人的情关	(1)
文学女人的婚姻	(9)
文学女人的困境	(19)
情困	(32)
说美	(39)
往日情怀	(46)
马路边上的联想	(54)
中华文化在他乡	(62)
爱情的年龄	(71)
皎皎明月光	(78)
爱与美的对话	(84)
精神贵族	
——兼致文学女人	(91)
瑞士的山水人情	(100)
爱情悲剧	(112)

旧日黄昏何处是	(117)
快乐的朵妮丝	(123)
那串奔驰的岁月	(132)
作家在瑞士	(140)
男孩与甲虫	(149)
记者会的趣谈	(158)
有关姓名	(166)
夜巴黎，夜凉如水	(176)
美国三城	(185)
怀乡的母亲	(195)
艰难之旅	(202)
忠言	(211)
瑞士的国庆	(224)
论红颜薄命	(233)
斜晖照古城	(241)
游马德里随笔	(257)
艺术家的生命	(265)
灵犬与狗肉	(275)
从同胞爱谈起	(286)
哈尔滨，海儿滨	(295)
住院杂感	(305)
书市场	(317)
勉励女儿	(325)
生命的火花	(331)

• 目 录 •

鲜花外交 (343)

赵淑侠主要作品目录 (355)

文学女人的情关

三毛到底为什么轻生？一直是近来报上和街头巷尾讨论的热门话题。依一般标准看，三毛有盖世之盛名，有千千万万崇拜她的读者，有不愁衣食的生活，有可谈心的朋友，外型虽不能称为美人胚子，却风姿绰约，四十八岁的年纪，一点也不见老态，年轻人的活泼和帅气随着流露，差不多称得上要啥有啥，很多人得到其中的某一项已心满意足，她这个样样都有的人竟走上死路？当然，她对荷西的刻骨相思，是每个看过她作品的人都知道的，但荷西并非世界上唯一的男人，“以三毛的条件，找个比荷西强的对象容易得很，何必那么执著不放。”这类话我已听过数次。于是，到处听到人问：为什么？为什么？

三毛静悄悄的走了，留下谜团，最使众人费解的是，她一直那么热心而诚恳的关怀社会大众，特别是对青少年，她告诉他们做人的智慧，安慰他们成长期间敏锐的心灵，教他们怎样爱生活和面对挫折，而她的付出也得到了同等的回报，

她的读者爱她，敬她，青少年们奉她为偶像，她的生活看来内容充实，多彩多姿，一个怀着救世胸襟的著名作家，怎么反而救不了自己？难怪大家要问“为什么”？

我与三毛只见过一面，去年回台，返欧的前两天文友陈宪仁请吃饭，三毛特赶来相识。她一顿饭什么也不吃，就抽烟谈话。两人虽属初见，谈得倒像老朋友一样的投机，并约好今年她去西班牙给荷西上坟时，途经瑞士相见。三毛的作品我也读过一些。总共得来的印象是：她是一个真正的文学女人。

文学女人是我自创的名词，指的是内心细致敏锐，感情和幻想都特别丰富，格外多愁善感，刻意出尘拔俗，因沉浸于文学创作太深，以致把日常生活与小说情节融为一片，梦与现实真假不分的女性作家——多半是才华出众的才女。

这类文学女人在中国文坛上颇能举出几个，最具典型的例子，远一点的是《呼兰河传》的作者萧红，近一点的是已逝世二十二年、《拾乡》的作者吉铮，眼前的就是三毛。

萧红在她短短的三十一年生涯里，一直在爱情的苦海里翻滚，在她生存的那个封闭时代，像她那样追求真爱的女性可说凤毛麟角，就算有那企盼也无勇气行动。但萧红不同，她勇往直前，不顾讪笑与批评，坚持找寻她所要的。在死前的病榻上，因结核菌已侵入咽喉，不能发声，可她还用笔把情话写在纸上，跟骆宾基大谈恋爱呢！爱与被爱的热望，至死都不让她冷却，标准的文学女人。

二十三年前的初夏，突然收到吉铮从美国来信，说是将